



H
E
R
B
E
R
T

勃朗特三姐妹文集

day evening June 26 1837
at 4 o'clock closed the writing
Anne to see Anne and I working in the
beginning from the evening and being
like the yet 4th page from the
why but strong day Aunt working
at Tilly in the kitchen - the Empress
at candle preparing to depart from
for the exhaustion which will be
it is a standard - there is this
let - 2 o'clock at 8 o'clock - 11
it is to be kept you shall all be
time - (will be will be
it is his birthday - myself 22 and 10
I had nearly slept - I would
shape and what kind of a day it will be
best - Emily Jane Brontë - Anne B

谢利 Shirley

[英] 夏·勃朗特 著 曹庸 译

O
N
L
Y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利 / (英)勃朗特(Brontë, C.)著;曹庸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

(勃朗特三姐妹文集)

书名原文: Shirley

ISBN 978-7-5327-5957-6

I. ①谢… II. ①勃…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1937 号

Charlotte Brontë

SHIRLEY

谢 利

[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 曹庸 译

责任编辑/张建平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1.75 插页 5 字数 437,000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978-7-5327-5957-6/I·3537

定价: 6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目次

译本序	001
第 一 章 利未人	001
第 二 章 大车	017
第 三 章 约克先生	035
第 四 章 约克先生(续)	045
第 五 章 洼地的小屋	057
第 六 章 科利奥兰纳斯	075
第 七 章 几位副牧师来吃下午茶.....	098
第 八 章 挪亚和摩西	127
第 九 章 白菜亚曼斯	145
第 十 章 老处女	172
第 十 一 章 菲尔赫德	192
第 十 二 章 谢利和卡罗琳	212
第 十 三 章 又是谈公事	237
第 十 四 章 谢利想通过行善获得拯救.....	267
第 十 五 章 唐先生的《出埃及记》.....	282
第 十 六 章 圣灵降临周	298
第 十 七 章 学校盛宴	310
第 十 八 章 奉劝斯文读者略过本章，下等人物 在此登场	328

第十九章	一个夏夜	341
第二十章	明天	360
第二十一章	普赖尔太太	374
第二十二章	两种生活	394
第二十三章	晚间出访	405
第二十四章	死荫的幽谷	428
第二十五章	西风起矣	451
第二十六章	旧习字簿	460
第二十七章	第一个才女	482
第二十八章	菲比	510
第二十九章	路易斯·穆尔	536
第三十章	露悉奇——忏悔所	546
第三十一章	姑夫和内侄女	564
第三十二章	学童和山林女神	585
第三十三章	马丁的妙计	599
第三十四章	家庭迫害案——虔诚地坚持履行 宗教义务的范例	613
第三十五章	情况有所进展，但不很大	622
第三十六章	写于课室	639
第三十七章	结束	665

第一章 利未人^①

近年来，副牧师像瓢泼的阵雨落在英格兰北部。他们密布在丘陵上，每个教区都有一两个副牧师。他们年纪很轻，十分活跃，大概可以做许多有益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说的不是近年来的情况。我们是要回顾本世纪^②初的情况。近年来——这几年来，尘埃弥漫，太阳猛毒，炎热干燥。我们要避开正午，把它忘却在午睡中，在熟睡中度过午刻，梦想黎明。

读者，如果你以为这个开场白是要为你写爱情小说什么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指望出现多愁善感，诗情画意和虚幻缥缈的东西吗？你希望看到热情、刺激和通俗闹剧吗？请你安下心来，别存这些希望，把希望的标准定得低些。你要看到的是种真实的、实在的、实际的事情；是种像礼拜一早晨那样毫无浪漫气息的事情，礼拜一早晨，凡是有工作的人，一觉醒来，便知道他们必须起床，到工作的地方去。这也不是完全肯定地说，你就不会领略到刺激的滋味，也许到饭吃了一半或者吃完的时候，可以多少尝到一点，不过，菜单已经排定，端上桌来的第一道菜，将是个天主教徒——唔，甚至是个国教徒——在受难周的耶稣受难日吃的一道菜。那是道加醋不加油的冷扁豆，不发酵的面包加苦野菜，而且没有烤羊肉。

我说，近年来，副牧师像瓢泼的阵雨落在英格兰北部。可是，在1811到1812年间，那种豪雨还没有下过。当时，副牧师很稀少，既没有“牧师补助金”，也没有“增设副牧师者协会”向衰老的教区长和在职牧师伸出救援之手，给他们一笔钱去雇个牛津或剑桥出身的精力充沛的年轻同行。目今这些使徒的继承者，这些普赛博士^③的门徒和宣传工具，当时都还正在摇篮的毯子下面孵化，或者还正在洗手盆

里领受婴孩洗礼，经受再生呢。你光是看着他们齐眉戴顶意大利熨法的双折边网状小帽，简直猜不出哪个是事先授了圣职，是圣保罗，圣彼得，圣约翰特予承认的继承者。而在一群穿着长睡衣的人中，你也看不出其中哪个今后将要穿着白法衣去无情地磨练他的教区居民的心灵，哪个将穿着一件在讲坛上高高挥舞的衬衫似的衣服，而使那些老派牧师不舒服得不知所措，因为这种衣服从来都没有飘得比读经台还要高。

不过，即使在副牧师稀少的那些日子里，副牧师也有的是，奇花异草固然稀罕，要找还是找得到。且说约克郡西里亭某个得天独厚的教区，就可以夸下海口说，在方圆二十英里地面上，正有三个亚伦^④血统的人物在如花吐艳般茁长着。读者，你就可以看到这三个人了。请跨进惠因伯利郊外这所带有花园的整洁的屋子，朝那个小客厅走进去，他们正在那儿吃饭。让我来把他们向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唐先生，惠因伯利的副牧师；这位是马龙先生，白菜亚菲尔特的副牧师，这位是斯威廷先生，南尼利的副牧师。这儿是唐先生的下处，也是一个叫做约翰·盖尔的小布商的住宅。今天是唐先生做东道，请他两位同行来叙叙。你我不妨也进去凑凑热闹，增广一下见闻。不过，此刻他们正在吃饭，咱们就趁他们在吃饭，在一旁聊聊吧。

这三位先生都正当青春时期，他们都拥有那个令人发生兴趣的年龄的一切活力——这种活力，他们那些精力衰颓的老牧师一定乐意将它纳入尽忠牧师职守的正轨，还常常发愿要把这种活力用于孜孜不倦

① 利未人，利未这个词儿直接翻译过来即祭司的意思。“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于帐幕的，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在帐幕的四围安营。”（《圣经·旧约·民数记》第1章第50节）以后沿用度指牧师。

② 指19世纪。

③ 普赛博士(1800—1882)，英国牧师，当时所谓“牛津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

④ 亚伦，犹太教最初的祭司长。

地监督学校教育，经常访问他们各自的教区的病人。可是，这些年轻的利未人却觉得这是乏味的工作；他们宁可把精力浪掷在一连串的活动上，这种活动，虽说在别人看来，似乎比织工织布还无聊，还单调，却仿佛会使他们得到无穷无尽的乐趣和消遣似的。

我指的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奔来赶去，来来往往于他们各自的下处，这不是什么相互拜访，而是种三角式的拜访。一年到头，春夏秋冬，继续不息。季节和天气都毫无影响，他们有的是无法理解的热情，不怕冰雹飞雪，不怕刮风下雨，泥泞灰沙，出去吃午饭，喝午茶，或者彼此一起吃晚饭。究竟是什么东西吸引他们这样做，实在很难说得上来。吸引他们的并不是什么友谊，他们每次碰面都要吵架；也不是宗教信仰，他们之间是从来不提这个的。他们也许偶尔谈论神学上的问题，可是，有关虔敬神明，决不来。吸引他们的也不是因为他们好吃爱喝，他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下处本来就可以像在他们同行的下处那样，吃到可口的肉、布丁、新鲜面包，喝到浓茶。盖尔太太，霍格太太，惠普太太——他们各自的女房东——都斩钉截铁地说：“这只是为了给人家添麻烦罢了。”所谓“人家”，这几位好太太指的自然是她们自己，因为，说实在，他们搞了这套闯来闯去的名堂，她们就得不断地“煎煎炸炸”下去。

我刚才说过，唐先生和他的客人正在吃饭，盖尔太太在一旁伺候他们，她眼睛里还闪着厨房那阵灼热的火花。她认为，偶尔请个朋友吃顿便饭，而不必另外付钱的这种特权（一种包括在她出租住处的条件中的特权）已成为近年来相当通行的习俗了。可是，这一周，现在还不过是礼拜四，礼拜一，白莱亚菲尔特的副牧师马龙先生来吃早饭，还留下来吃中饭；礼拜二，马龙先生和南尼利的斯威廷先生来喝午茶，接下来还吃晚饭，睡在那张客床上，还承他们的情，在礼拜三早上，请她同他们一起吃早饭。今天是礼拜四，他们两个人又来吃午饭，她

简直可以肯定，他们还要通宵待在这里。“这未免太过分了”^①，如果她会说法语的话，她准会这样说。

斯威廷先生一边在盆子里切烤牛肉，一边嘀咕着牛肉十分硬；唐先生则说啤酒走气了。唉！这真是再糟也没有的了。只要他们客气些，盖尔太太也不会多作计较；只要他们吃了觉得满意，她也就不放在心上，无奈“这些年轻牧师这样傲慢，这样无礼，他们对什么人都看不上‘眼’。他们对她这样不客气，只是因为她没有个用人，而是像她母亲先前一样，自己料理家务。他们还常常说些诋毁约克郡的风俗和约克郡人的话”，光凭这一点，盖尔太太就不相信他们里头会有个真正的君子，或者是出身高贵的。“那些老牧师比整个儿的大学小伙子真不知道要高出多少；他们懂得应该怎样待人接物，对高贵的低贱的都很和气。”

“再来点面包！”马龙先生大声叫嚷，只说五个字，声调却拖得很长，那种口音立刻就叫人知道，他是出产白花酢浆草和马铃薯那个地方^②的人。这三个人中，盖尔太太最不喜欢马龙先生。但是，她也很怕他，因为他长得高大，身体强壮，生就地道的爱尔兰人的一双手和一双脚，一张真正爱尔兰人的面孔——那不是一般爱尔兰人的面孔，不是丹尼尔·奥康内尔^③式的面孔，而是面部轮廓分明、北美印第安人那种容貌，这是爱尔兰上流社会某一阶级的相貌，显得冷酷，高傲，与其说像自由小农制的地主，不如说像奴隶庄园主。马龙先生的父亲自称是个绅士，他出身贫寒，债台高筑，却妄自尊大。他的儿子正跟他一模一样。

盖尔太太给端来了面包。

① 原文为法语，以仿宋体排，下仿此。

② 指爱尔兰，白花酢浆草是爱尔兰的国花。

③ 丹尼尔·奥康内尔(1775—1847)，爱尔兰的宗教改革家。

“切一切，婆娘，”她的客人说。于是，这个“婆娘”遵命切了。要是她能随心所欲的话，她准会把这个牧师也切了。她那约克郡心灵，对他那发号施令的态度，完全起了反感。

这三个副牧师胃口真好，虽说牛肉“很硬”，他们却吃了不少。他们还灌了相当可观的“走气啤酒”，而一盆约克郡布丁，两汤碗青菜，也像叶子碰上蝗虫，刹那间就不见踪迹。牛酪也承蒙他们异常关注，一盆作为点心的“香糕”，一送上去，就像影子一样，倏忽而逝，再也找不到什么了。盖尔太太那位六岁哲嗣阿伯拉罕已在厨房里为“香糕”高唱挽歌，他原来指望可以有点剩余，可是，一看到他母亲拿回来的竟是一只空盆子，不禁扯高嗓门，痛哭流涕了。

这时候，三位副牧师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呷醇葡萄酒。其实，马龙先生倒更喜欢威士忌，可惜唐先生是英格兰人，不买这种饮料。他们一边呷酒，一边争论；争论的不是政治，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这些话题，他们向来是完全没有兴趣的——甚至也不是神学（不管是实用的还是学理的神学），而是谈些教规上的细端末节，谈些一般人觉得虚无如泡沫的、他们却津津乐道的琐事。其他两个同行只消一杯就够，马龙先生却想方设法要喝两杯，逐渐变得自得其乐起来，这就是说，他变得有点目空一切，虚张声势，大说粗话，而且自命不凡地呵呵大笑。

他那两个同伴都挨个儿成了他的箭垛。马龙藏有许多听凭吩咐的笑话，碰上现在这种吃喝玩乐场合，他就总要端出来露一手，只是花样难得翻新。因为，事实上，也不需要翻新，他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单调没趣，根本也不担心别人会有其他什么想法。承他暗示唐先生身体极其羸弱，讽刺他那只朝天鼻子，挖苦他那件破旧的棕色大衣，因为唐先生每逢下雨或者看来好像要下雨时，总要穿这件大衣，他还批评唐先生那另有一功的伦敦用语和发音方式，至于唐先生自己的特点，

那种表露在他外表上的文雅、整饬，肯定也是值得大评特评的。

斯威廷先生所遭到的嘲笑则是他的身材。他是个小个子，不论长短宽窄，他同这个运动健将马龙比起来，不过是个小孩，马龙挖苦他的音乐本领，说他吹笛子、唱圣歌，活像个六翼天使（据说他教区里有些太太小姐就有这种看法），嘲笑他是“娘们的宠儿”，又拿他母亲和姊妹开玩笑，因为斯威廷对她们总有点恋恋不舍的敬意，还时不时傻里傻气地在这个爱尔兰佬牧师面前谈起她们。可是，经过这个牧师一番解剖，骨肉之情就不免多少有点淡薄了。

这两个“靶子”都各有一套招架的办法。唐先生显出一种不自然的自我陶醉，又有点愠怒地淡然置之，这是他撑住自己本来就有点摇摇欲坠的尊严的唯一倚靠；斯威廷先生则态度轻松愉快，毫无所谓，好像表明他从来没有什么尊严要保持似的。

待到马龙的玩笑开得未免太唐突了（不一会就果然是这样），他们两个就联合起来对他进行反攻，问他今天一路走来时，有多少个小孩在他背后喊着“爱尔兰佬彼得！”（马龙名叫彼得——彼得·奥古斯塔斯·马龙牧师）还要他回答：在爱尔兰，牧师去访问人家的时候，是不是时行口袋里藏有实弹的手枪，手里拿着粗橡木棍；问他“杖布头”，“店家”，“头罩”，“轰暴”（马龙先生对牧杖遮布，商号，头盔，风暴总是这样叫法）这些词儿的意义；还用心里随时想到的精彩东西来进行报复。

这种做法自然无济于事。因为马龙性情既不温和，又沉不住气，他顿即火冒三丈。他大叫大嚷，指手划脚，唐和斯威廷则哈哈大笑。他以大声大气的凯尔特人的高调门辱骂他们是撒克逊佬，是势利鬼；他们则痛骂他是个被征服的土著。他恫吓着要为他的“民主（族）”进行反抗，对英格兰的统治表示深恶痛绝；他们则说到什么破破烂烂，像个叫花子和鼠疫等等。这间小客厅顿时吵得不亦乐乎；你准会以为

这样刻毒对骂过后，一定会来场决斗。叫人觉得奇怪的是，盖尔先生夫妇听到这样吵闹，并不惊慌，也不去找个警察来维持治安。他们对于这种表演已是习以为常了，他们心里很有数，这几个副牧师在一起吃饭、喝茶，没有一次不是要来番小操练的，因此，对于一切后果，倒是相当放心的；他们也知道，这种牧师式的争吵，正如他们大肆吵闹一样，没有什么害处；到头来，什么事也没有。这些副牧师尽管今天晚上会怎样不欢而散，到明天早晨，准又会像天下最好的朋友那样再行相会。

这对贤伉俪坐在厨房里炉灶旁，听着马龙的拳头一再捶击客厅里的红木桌面发出的响亮声音，听着每次捶击过后酒盏茶杯的跳动和克唧唧声，听着这两个同盟的英格兰争论者的戏谑声，听着那个孤家寡人的爱尔兰佬的结结巴巴的辩驳——就在他们俩这样坐在那儿听的时候，突然听到大门台阶上的脚步声，而且门环被急剧地敲得哐哐响。

盖尔先生出去开门。

“谁在你楼上客厅里？”有个声音问道——声音有点特别，声调带着鼻音，说得很急。

“啊！赫尔斯通先生，是你吗，教区长？我在暗头里看不见你，现在天黑得快。请进来好吗，教区长？”

“我先要弄清楚值不值得进来。谁在你楼上？”

“几位副牧师，教区长。”

“怎么！他们全都在吗？”

“是的，教区长。”

“在这里吃饭吗？”

“不错，教区长。”

“那行。”

话音一落，这人走进来了——是个着黑衣的中年人。他径自穿

过厨房，走到里边一道门口，把门打开，探出头去，站在那儿听一会，倒是有些可以听听的东西，因为这时候上边的声音比先前更响了。

“嗨！”他不由暗自叫了一下后，回过头来，对盖尔先生说：“你家里常常有这种名堂吗？”

盖尔先生做过教会执事，对牧师宽大为怀。

“他们都年轻么，你知道，教区长——他们都年轻么，”他求情似的说。

“年轻！他们在讨打。坏孩子——坏孩子。如果你是个不信奉国教的人，约翰·盖尔，不是个正派的国教教徒的话，他们就会这样做，他们准会惹事；不过，我可要——”

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就穿过里边一道门，随手把门掩上，登上楼梯。等他来到楼上房门口，又谛听一会。他不敲门就径直冲了进去，站在那几个副牧师跟前。

他们登时鸦雀无声，吓得目瞪口呆，这个不速之客也目瞪口呆。他虽是个五短身材人物，却仪表端正，阔肩膀上顶着鹰头、鹰嘴和鹰眼，戴顶罗波安，也叫宽边帽，他似乎觉得在走进他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之前，不必把帽子脱下来或者抬一抬。他双臂交叉在胸前，悠然自得地打量一下那几个年轻朋友（如果他们称得上朋友的话）。

“怎么！”他开口了，说话的声音不再是带着鼻音，而是深沉——不仅是深沉——是种故意说得又沉重又瓮声瓮气的声音：“怎么！圣灵降临节的奇迹又出现啦？那些说邪话的人都又打上边下来啦？他们在哪儿？此刻整幢房子都是这种声音。我听到十七种语言都出动了：帕提亚话，米太话，以栏话，美索不达米亚话，犹太话，卡帕多细亚话，本都话，亚细亚话，弗里家里话，旁非利亚话，埃及话，靠近施勒尼的利比亚话，罗马客音，犹太话，新皈依犹太教的话，克利特话

和阿拉伯话^①——两分钟前，这屋子里，说这十七种语言的都一定派有各自的代表在这里。”

“请原谅，赫尔斯通先生，”唐先生说，“请坐，教区长。喝一杯吧？”

他这番客气话没有得到回答。穿黑衣的鹰隼又往下说了：

“我怎么扯到语言的天才来着？天才，真是！我搞错了章节，也搞错了圣约书，把《福音书》看做律法，把《使徒行传》看做《创世记》，把耶路撒冷看做示拏^②。这不是天才，而是语言混乱，噉噉喳喳，把我搞得耳朵都完全聋了。你们都是圣徒吗？怎么，你们三个都是圣徒吗？肯定不是。不多也不少，是三个放肆的巴比伦泥水匠。”

“请你放心，教区长，我们友好地吃过饭后，只是一边喝酒，一边随便聊聊罢了，谈的是怎样解决不信奉国教者的问题。”

“啊！原来你们在谈论解决不信奉国教者的问题，是吗？马龙在谈解决不信奉国教者的问题么？我听起来，倒很像是在谈怎样解决他的圣徒同行的问题。你们是在一起吵闹，你们这三位，简直就跟摩西·巴拉克劳夫，那个布道裁缝同他的听众在那边监理会教堂一样吵吵嚷嚷，可他们是在那里起劲地大谈信仰复兴。我知道是谁的错——就是你，马龙的错。”

“是我吗，教区长？”

“是你，先生，你来以前，唐和斯威廷都不声不响，如果你走了，他们还是会不声不响。我希望你过了海峡，也把你那爱尔兰脾气给丢了。都柏林^③的学生派头在这里是行不通的。这种做法在康诺特^④的荒

① 帕提亚为波斯北部的古王国，米太为伊朗西北部的古王国，以栏为巴比伦东部的古王国，卡帕多细亚为古罗马时代在亚细亚的一个小国，本都为黑海南部古亚细亚王国，弗里家里、旁非利亚均为古亚细亚王国，施勒尼为北非古国。

② 示拏，《圣经》上称巴比伦为示拏。

③ 都柏林，爱尔兰共和国的首都。

④ 康诺特，爱尔兰一个郡。

凉泽地和山区里，也许会没人注意就过去了，在一个正派的英格兰教区里，却会玷辱那些纵容这种行动的人，而且，更糟的是，还会玷辱他们不过是它的卑微下属的那个神圣机构。”

这个身材矮小的长辈先生在斥责这几个年轻人时，自有一种威严，虽说这也许不是很适合时宜的威严。赫尔斯通先生站在那里，像通条一般挺直，样子像风筝一般敏捷，尽管他头戴牧师帽，身穿黑衣，箍着皮裹腿，可是，那副神气，与其说是个年高德劭的牧师在劝告他的子弟坚定信仰，不如说是个老官僚在申斥他的部下。那张精明的棕色面庞，似乎一点也看不出有传播福音的圣徒那种慈祥亲切的神色，而是面貌刚毅，脸上处处透着机敏精明。

“我刚才碰到萨普霍，”他又说下去，“在今儿晚上这样的下雨天，他踩着烂泥到米甸的非国教教堂去布道。我刚才已经对你们说过，我听到巴拉克劳夫在小教堂里像头疯牛一样大肆咆哮，可我却看到你们诸位先生流连于半瓶黄汤，像些肝火很旺的老太婆在骂街。难怪萨普霍能够一天施洗十六个改教的成年人，这还是他两个礼拜前做的事；难怪巴拉克劳夫那样一个无赖和伪君子，竟然能够吸引所有的纺织女工都插了花，扎上缎带去亲眼看看他的拳骨究竟比讲坛的木边硬多少，而你们，一旦放任你们，你们的教区长——我，霍尔和博尔特比——不在你们背后，你们往往就只好对着光秃秃的墙壁传我们国教的道，对执事、风琴手和教区小吏讲你们那点干巴巴的道，也就同样不足为奇了。可是，咱们不谈这个了。我来找马龙——队长呵，我有一件事告诉你！”^①

“是什么事？”马龙不乐意地问道。“这个时候总不会有什么葬礼要办吧？”

^① 这个牧师套用《圣经》上的话：“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见《圣经·旧约·士师记》第3章第19节）

“你身上可带有阿姆斯^①？”

“胳膊吗？教区长，有，还有腿哩；”说着，他把结实的手脚都伸了出来。

“啐！我是说武器。”

“我带有你给我的几支手枪；这一直是从来不离身的；到了晚上，我就把它们拉开机头，放在我床边的椅子上。我还有根橡木棍。”

“很好。你到洼地工厂去一趟好吗？”

“洼地工厂出了什么事？”

“眼前还没有出什么事，也许不会出什么事；但是，那里只有穆尔一个人。他把他可以信任的工人都派到斯蒂布罗去了，家里只有两个女人。他那些祝福者，如果知道路径多么方便，有哪个去拜访他的话，那可是个绝好的机会。”

“我一点也不是他的祝福者，教区长，我不管他。”

“噢！马龙，你胆怯啦。”

“你最了解我，知道我不至于这样吧。如果我真的认为有吵架的机会，我准定去，可穆尔是个古怪、害臊的人，我从来不想了解他。如果只是为了去作他的温柔的伴侣，我可一步也不高兴动。”

“可是，确实会有吵架的机会；即使不会有真正的骚乱——我的确还看不出有这种迹象——今儿晚上，大概也不会平平安安地过去。你知道，穆尔已经决定要搞新机器了，他今儿晚上就在等斯蒂布罗运来两大车机器和剪绒机，是监工斯科特和几个头挑的人去装运的。”

“他们尽可以平平安安，悄悄地运回来，教区长。”

“穆尔也这样说，而且斩钉截铁地说他什么人也不需要。不过，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即使是为了有个作见证的，他也总得有个把人在身

^① 阿姆斯(arms)英语为“胳膊”，也可作“武器”解，这个牧师意指后者，马龙故意曲解为前者，故有以下一番纠缠。

边。我说他十分粗率。他坐在账房间里，连百叶窗也没关上，天黑以后，他还在外边走来走去，一会儿徜到洼地，一会儿跑到菲尔赫德巷，在林子里转来转去，仿佛他是那一带的可人儿，或者——其实他却是那一带的一个万人恨——好像故事书里所说的，是个‘刀枪不入’的好汉。他没有从皮尔逊和阿米塔奇的遭遇中吸取教训——一个在自己家里，另一个在泽地里吃了冷枪。”

“可是，他应该吸取教训呀，教区长，也应该采取预防措施，”斯威廷先生插嘴说，“我还认为，如果他听到我那天所听到的事情，他准会吸取教训。”

“你听到些什么，戴维？”

“你认识迈克·哈特利吧，教区长？”

“那个唯信仰论的织工。认识的。”

“每逢迈克一连喝了几个礼拜酒，他一般就要打起精神上南尼利的牧师住宅，去同霍尔先生谈他对于霍尔先生讲道的一点看法，公然指责霍尔先生所讲的教义有点令人听了讨厌，还警告霍尔先生说，他自己和一切听众都坐在外边黑暗里^①。”

“唔，这跟穆尔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除了是个唯信仰论者，还是个激烈的雅各宾^②兼平均派，教区长。”

“我知道，他一喝得烂醉，心里总想弑君。迈克并非不熟悉历史，听他一一历数暴君，那才够味儿，他总是说，‘报血仇者如愿以偿。’这家伙一听到杀掉了帝王，或者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杀了任何人，他就乐不可支。我已经听说过，他似乎特别看中穆尔。你指的是不是这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8章第12节：“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去。”这里隐喻不明白。

② 雅各宾，指雅各宾派，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1793年掌握政权。当时英国统治阶级把各种反政府的人都称为雅各宾。